

2134

人性的復甦

沈起予著

青島出版社刊行

復甦的性人

著 予 起 沈

社 版 出 益 寧

一大清早，太陽便發出強烈的金光，直射大地，這又加上昨日深夜趕辦俘虜們的應用物品而來的睡眠不足，一出門，真是身心交疲，氣息有點似喘。

但我仍然興奮地坐上部內的一輛大卡車，帶一班憲兵，向「太陽山」出發，去接受第一批來渝的俘虜。

「太陽山」不是真山，而是城內一個地勢較高的小地名，過去一所女學校高高乎霸佔在上，是全城的禁地，也是男學生們的幻想場所。隔壁是古色蒼然的文廟；在內面吟法文的時候，似乎還和同學們幹過攀牆探美的玩皮勾當。然而，這些都是二十年前的事了，而今竟因接收俘虜而第一次踏進這羅曼蒂克的地方。

交織着懷古的逸然情緒，和急欲一親俘虜面孔的緊張心境，走上了那數十級的高坡，對面辦交代的人，便把我帶進了一所側院。踏進去，一個憲兵在天井內踱着，再上幾步，便是一間寬大的室內，有幾十張面孔，一齊向我望來，一看，他們面孔上的鬚鬚全

野草似的長着，各自打起赤膊，蹲呀坐的，住在佈置成日本式的地板的草席上，眼睛已是失掉了敵意的眼睛，神色早聽天由命的神色。

辦交代的人遞過一張名單與我，說俘虜中有一個長官，是羣俘之頭，一切交涉，都可以找他。於是我又隨着轉進一小房，祇見一個中等身材，滿臉落頰鬚的漢子，同樣裸露着赤銅色的身子，仰臥在一張小床上，而一見我進去，即刻翻身起來，披上衣服，用不自由的中國話招呼我坐。

「你就是植木大尉麼？」

望着手上的名單。我先用日本話問。這可使他如千里遇故舊了，一股喜色飛上眉宇，而在聽說在河對岸爲他們準備好了住所，可即刻遷移之後，他便敏捷地着好衣服，一同走到大室門口，用粗大而極端權威的聲音吼道：

「喂，大家準備，遷移了，自己的東西帶走，本處的東西留下。要快！」

這一聲號令，使滿屋的赤膊一躍而起，祇見有的從壁上取衣，有的在地下着鞋，頃刻間已集合到天井中。而一望其所謂「自己的東西」，有的竟是兩袖清風，有的也不過

腋揀破草席，腰掛臭汗巾而已。以俘虜之身，輾轉千里，全體皆破衣弊履，飢餓不堪。

「全員無缺！」

植木大尉在點呼之後，回頭向我報告。這時我本預備在階沿上向他們說點什麼的，但一見眼下的那萎靡不堪的羔羊般的行列，我竟什麼也說不出，祇簡單地下了個命令：

「上車！」

車停在坡下廣場上。一出大門，四周的老百姓便圍攔來了。我即刻把憲兵分佈在車的四邊，是警戒，也是保護。然而適值敵人大轟炸之後，羣衆們仍愈逼愈近，在議論紛紛中，雜着仇恨的咒罵，一個小孩向俘虜扮了鬼臉之後，還用手掌在頸上那末一抹，比了個研頭的姿勢。

唯一的解圍方法，祇有下令開車。於是在憲兵也搭上之後，一陣引擎聲響，車便在羣衆的追逐中，通過街上的殘瓦兀牆，直向江邊奔去。

陽光由金黃轉爲閃白，熱氣股股刺進鼻孔。卡車上，俘虜們肩並肩坐着，每人都用發給的大篾扇遮住頭，但汗珠仍不斷地在額角上直冒。而有一個偶一站起，便在植木的

一聲斥責下，即刻規矩地坐了下來。

「大家抽烟的麼？」渡過江後，我向植木問。

「都喜歡得很。有好幾天沒有發了呢！」植木一下幾乎把眉眼笑成一堆，並帶着真誠的聲音回答。

我知道日本人是嗜煙如命的，尤其是軍隊；於是便購了幾包分發與他們了。這時植木就機問路程有多少遠，並說他們尚未吃早飯，而在我說車行不過半小時就到之後，他仍是將信將疑的。後來才知道，他們暗中以爲自己是要被送到昆明或其他的僻遠之地，而據過去的經驗，由於遞送者與遞送者間的交代不清，他們常常有吃漏了飯的事。

但不久他們便知道了沒有受騙。車在一個清幽的地點停下，他們便連聲稱讚，跳了下來，而在側路上一轉灣，一口大荷花池塘在一所莊園似的屋宇前面展開，池塘角的兩顆古柏上貼着兩道大標語是：「我們的敵人是日本軍閥；日本的被壓迫民衆與我們攜手起來！」自此以後，夾道的桃樹、梧桐，以及石欄杆、粉牆等上，盡是琳琅滿目的標語和口號；而在莊嚴的八字朝門上，則左右的對貼着「歡迎日本弟兄！」的幾個大字。大

家魚貫而肅穆地走了進去，內面，搭有涼棚及栽種着許多果樹及葡萄的庭園，則打掃得地無塵埃，庭園正面的客廳上，則有幾張方棹連成一大餐桌形，茶點、香烟、早已擺在上面了。

原來，這是一個地主的古老的住宅。自從都內決定以這作爲俘虜收容所後，同事們便精心修理，使其煥然一新，而一聽見今天有第一批俘虜到，他們竟佈置得這末樣的，連我看了也受着感動了。

於是，俘虜們客人似的，在廳上圍棹坐下，開始抽煙、喝茶。除了欲將茶杯一氣喝乾來的霍霍作響外，彼此都寂然無語。這受了感動的靜穆，直至散座時才被一陣莫可分辨的鬧聲打破了。跑來一看，原來是俘虜中的兩個中國啞巴爲一個茶杯未放好而爭執起來，這又加上有一個日本俘虜參加進去裁判，喧鬧便擴大了。我正欲排解，祇聽得植木大聲吼道：

「閉嘴！一個能說話的人與一個不能說話人爭執，能爭得出什麼！」
那個板起青筋，正欲訴說啞巴的是非的日籍俘虜，照貼地坐下了。植木回頭過來，

很抱歉似的，向我說：那兩個啞巴真是「狗與猴」，走一路，鬧一路，弄得他時常爲難。一看去，果然有一個年紀不過二十而手節有點不便的小伙子和另一個同樣年輩而頭上曾癩過一個大疤的人，正像兩隻雄鷄，還躍躍欲試的互相釘視着。就在這時，我把他們集合到到庭園上，作了第一次的訓話！

「日本的弟兄諸君，此處是××部第×俘虜收容所的一部分。但爲儘量把解除了武裝的諸君當成「人」來看待，我們却另外取了個名字叫『博愛村』；換言之，諸君來到此處，便算是村員。我們唯一的仇敵是日本軍部，而不是受了軍部的犧牲的日本人民。今後我們在此處當一同研究，一同過有意義的生活；將來如彼此間發現了共同點，不妨一同攜手和來，爲人類的幸福和正義而奮鬥。目前，在物質上也許難免有缺點，但精神上決給諸君以愉快；希望諸君安心住下……」

我儘量無誇張，無刺激的說着，而這也顯然給了他們以良好的印象；在說話時，他們是那末的點頭應聲，而話一完，他們幾乎是雀躍似的走進了那備好了新床、新被、新草席的寢室中去了。

傍晚，太陽偏西。與奮的一日，快將隨着暑氣過去，即將「村員」們每十人分爲一班，輪次地帶到村前的溪河中去洗澡。穿過馬路，田疇間稻葉青蔥，盪漾出股股香氣，循着小路走去，傾刻間即到了溪河的石灘上。於是村員們即刻脫去了已發惡臭的衣服，一個個赤條條的，將漬上了塵灰的身子浸到股股的清流中去，邊洗澡，邊唏噓地發出似喜悅又似感傷的嘆聲：「真舒服呀！」

「好久不曾洗過了麼？」我蹲在溪邊石磧上，向最近的一個問。

「不說被俘過後，連自從打仗以來，也就沒有這末大洗特洗過呢！」

是的，我知道日本人是嗜沐浴如命的；但連一點幸福也被日本軍閥剝奪了。

太陽漸漸掛到山頭上去。即刻有一團彩霞懸佈天邊，又反映到溪灘的人身和流水上，使人們每洗一把，便有股股金光在水面上打閃，待太陽漸漸沒落山背，霞光也才慢慢消逝下去。

望着這一羣受侵略戰爭的犧牲者，我不禁起了一種感傷的心境，而覺對他們負了無限的責任。我決要以教師般的教，來恢復他們的「人性」，使其明瞭日本軍閥的罪過而

自動地走上反戰之路。

二

所內的幾位同事，都是過去的老同學，而且也都是對俘虜工作抱着興趣和理解而來的；因之對尊重俘虜的人格以恢復其「人性」，不取監獄式的管理而取學校式的訓導這工作方式，即刻趨於一致，同時不用性急的宣傳而藉漸進的啓發力量以使其自動走上反戰之路的這工作目的，也一致決定下來了。但爲着知道各人過去的生活環境，明瞭參加戰鬥的經過，了解目前的心理狀態等，我們都得有作一次個別調查的必要。

這工作於第二日早上馬上開始了。沒有審詢的形式：在一間食 內，就便一張椅子上，擺好紙筆墨硯，預備我問，同事中堂作紀錄。先去叫了植木大尉。在等待中，我在心上畫着幻想：這調查是要觸着對方的痛處而最易誘起反感的，今天是否也有雙手抄在胸前、昂然瞧着天空、一句也不回答的驕硬份子，如「和平村訪問記」（註：鹿地互著，刊於「救亡日報」上）所述的那樣呢？然而，一瞬，植木大尉已經笑咪咪的走進來

了。他雙手伸到雙膝上，先一鞠躬，在指定的板凳上坐下，繼而抽着遞過去的香煙，隨着我們的發問而滔滔地談起自身的身世來了。

原來他並不是一個正式軍人。在一所高等工業學校畢業後，便入陸軍運輸部工作，戰爭一起，便被派到上海浦東發電廠服務，因之曾繪過浦東碼頭一帶的地圖。後奉「碇泊場司令部」命，率工作船至蕪湖，旋又以修理使用於驅迫登陸的「洋馬船」反南京。及武漢陷落，彼已爲一工作船之「職工長」而率船直駛武漢，但到安慶，運命之神已經抓住他了：他們嫌長江濁流喝來不夠味，便帶起人馬，駕一隻小汽船到離城五里遠的湖中去打清水。當汲筒灌脹了船肚皮，本可滿載而歸的了，但像有魔附上的身，他却偏偏發個命令，叫一部份人守船，另一部分則全上岸去溜達。那裏有一個鎮名「山口」。他們一進鎮口，四周已經響起了密密的槍聲，一看，有的在攻他們的船，有的直向他們撲來。他們回頭就跑，想逃回船上，然而船已長嘯一聲，似乎說一聲對不起！也就逃命了。於是他們祇好繞近路，跳入河內，想泅水去追上，但船自然未追上，而遊擊隊的鎗已經逼近河岸，要打「落水狗」了。那時，他和一位年輕的部下泅得快，急忙登岸，藏

伏在一個石岩下，而遊擊隊在四周緊緊地搜索。

「嘿，不巧得很！」他苦笑着，說，「這時我們被一隻大黃狗嗅着了，他遠遠的就是那末向着我們叫。年輕的部下想拔出手槍來打，我制止了。危機愈逼近了，我才對部下說：你還年輕，有前途，讓我出去給他們捉住好了，那你或者可以藉此躲過。於是我走了出去，盤脚坐在地上，向逼來的遊擊隊比個手勢說：請打罷！然而他們偏偏不打，一個長官似的人走過來看看我的服裝，突然說：『啊，你是這個，』」植木揚起大指姆，表示對面說他是長官的意思，「『優待！優待！』」

「那末，你那年輕的部下是否跑脫了呢」我問。

「那裏的話！也進了博愛村呢。」他又苦笑了。「我即刻被送到附近的遊擊隊司令部去了。一到那邊，那裏已經有兩個被繩索綁着的人，一看，原來竟是我那泗水落後的部下中的兩位，不一刻，連同我躲在一道的年輕人又被繩子牽進來了。那時，我才真正地覺着他們流淚了，你想，我平生是難得流眼淚的，可是他們全是被我誤了的呀！」

就這末，他與三位部下一同作了「階下囚」。及至被送到立煌縣，與其他的俘虜會

合後，他似乎便以駕馭職工的技倆及其較高的知識之故而取得俘虜們的領導權。最近才又一同被送到了重慶。

「我們真是走一處被歡迎一處」，植木旋即恢復了樂天的口調，說着他們這次沿途上的情形，「那時，照例是領導我們的中國長官先出去說一段話，其次就是我說了。」

「那，你的中國話一定是很好的了。」中堂暫擱下他的筆，問。

「那倒不是。不過從前在青島和大連都住過，還勉強能說個三兩句。起初也就心，但後來用不着了，就那末三兩句，中國的老百姓也總是拍手，很了解似的。」

是的，善良的中國人，何常對日本老百姓有半點兒仇恨！但話到這裏，他真正的「話匣子」打開，而滔滔地談起對這次中日戰爭的感想。他說，到了重慶，便作過一次廣播，並把沿途所見、所聞，向日本國內傳達了，中國並未無故排日，而這次抗戰，也全是爲的自衛，至於日本軍部宣傳中國對俘虜之殘酷，如割鼻子、割眼睛等等，更是「八百」的詭語。

「是的，割下的鼻子、耳朵等等都還是這樣地健在呢。」我說。

大家一同大笑了。這笑聲使窗外樹枝上的麻雀，撲的一聲飛走，而在庭中踱方步的憲兵也莫名其妙的望着我們。

以後，第一個、第二個，第三個……像犯了錯的孩子似的，交替地走了進來。大都是些老實人，而又多做過不老實的事。有的去牽老百姓的牛而被捕，有的係貪吃一碗麵而倒了楣——喫了遊擊隊的虧。問起對戰爭的感想——都是厭戰，問起將來的希望——都是希望早日戰爭結束以便回老家。我們漸感覺單調了，難道全沒有經過轟轟烈烈的大戰麼？我們已經有過這末多的帶歷史性的戰役呀！

待呼着「山川安之助」的名字時，一個強壯的大漢進來了。是日本人稀有的身材；左腳有點跛，一看，螺絲骨突出甚遠，顯然係挫開過。問明他的出身——是個農，所屬部隊——是十三師團，被捕——是在大別山之戰後，我們便隨着他的悲壯的敘述，而感覺極端的興趣，並嚴肅起來，覺得我們正希望聽的，便是這個了。

我們當時的失敗，是部隊沒有好好地配上砲隊。他的鼻尖和額角上，不斷地冒着汗珠，一句一句地說着。

原來他的部隊當時欲由商城越過大別山以攻麻城，便分兵兩路，一直趨麻城，一由左翼迂迴前進。不料他所屬的一部剛至大別山，便與我軍遭遇了，而我軍是那末勇猛，十字火網，使他的戰友如麻般的倒下，跟着是大隊長陣亡，是中隊長、小隊長都負傷不能行動，終於陣容大潰，士兵向四山亂竄：彼則於奔逃時，竟失腳墜岩，腳骨折傷了。幸好，一位戰友繞至岩下，出綑帶給他裹好，一同潛伏下來。這時，山雨濛濛，連綿不休，衣襦儘濕，三天三夜，顆粒不得入口。待傷稍愈，乃攀登岩上遙望，祇見四周皆我步哨，幾無一隙可以漏網。不得已，乃於深夜向山下潛逃，但至半山，竟被步哨發現，一鎗射來，唯一的戰友，於這時竟拋下了他，拔腳逃走了。步哨向戰友趕去，他乃得匍伏荊叢中躲過。後來腳又被亂石所傷了，真是像蛇一樣地在地上爬。天明到山麓，已經精疲力竭，感覺萬事皆休了，乃取下身邊僅有的一顆手榴彈，欲引火自殺。決心下了，拔開導管，但說也奇怪，手榴彈竟未爆炸。於是又想咬斷舌子而死，可是一嚼着那軟軟的東西，勇氣也就跟着消失下去了。

「這時生既不容易，連死也是難得的呀！」山川這末嘆息了一口氣，取出汗巾，慢

慢拭着額角和鼻尖上的汗珠。似還在回憶當時的情景。

「是的，你這段生活，真有點像小說。」我想着他大概就要這樣被捕了，而同情地說。但山川的苦難並未完。他苦笑一下，又說道：

「死不了，我就不想死了。這時，我忽然想起『天之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勞其筋骨，餓其體膚……』一段話而對生感到執着：但這時又的確餓極了，遙望遠處有一方田園，青蔥蔥的，想到大致是種的青菜之類，遂於晚間潛伏前往，可是一到土邊，才知道竟是種的一塊煙葉。不得已，乃回到山脚，見一樣，喫一樣；說也奇怪，連這麼亂喫，肚子也毫不感覺發痛的事。在東逃西竄中，後來才發現有割膿了的稻穗：最初是摘下來，一顆一顆的用牙尖剝着喫，後來真是饑火難撲。祇好放二三十顆到手掌中，揉搓幾下，一起放進口內，大嚼特嚼了。就這樣在山野中過活了半月，一天才在疲極的昏睡中，被土民發現而被捕了。」

有這樣嚴肅的談話，但也有作羅曼司的供狀的。那是一位原是麵粉公司的廣告員，而被徵調爲衛生担架兵的。他帶着一副傻瓜相說他曾參加過徐州戰，及至開封，便以黃

河決口，蘭封、開封一帶，盡成了澤國。那時，他們見有二十名左右的日本傷兵，隨水漂流，乃救起送至開封大學醫院醫治，可是這些傷兵竟以十多天顆粒不曾入口之故，都枯瘦如柴，醫好的，二十人中，不過四人而已。隨又被調至大別山搬運傷兵；當以戰爭激烈，日軍死傷徧野，即彼一人所運之死屍，已達一百二十三十名，傷兵七八十人。其後隊伍調安城：彼則因染瘡疾而養病於山內的一古剎中，但一天，軍醫慌張地走來替他打了一針，便大家都逃走，原來這時中國兵打了過來，而他也就安安穩穩地躺在床上被捕了。

「你結過婚麼？」談到家庭狀況時，我問。

他臉微微紅了。忸怩一下之後，他才說婚雖未結，却有過一個女子。許多餘的話，使中堂也呆然地放下了筆。詳細問去，才知道這是一個羅曼司。原來，他是到處唱着流行歌，替公司作宣傳的，而就因為善於唱歌之故，竟被一位女職員看中了，恰巧這女職員又是公司老闆的女兒。

「那不很好麼？」我半揶揄地問。